

粘虫发生規律的研究*

II. 中国渤海和黃海海面粘虫 (*Leucania separata* Walker) 迁飞的觀察

夏曾銑 蔡曉明

鄧小山

(北京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旅大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摘要 根據 1959 年在哈尔滨粘虫越冬座談會上，提出粘虫遷飛的假說，同時，根據氣流流場的分析，黃、渤海海面將是粘虫在早春由南方往東北遷飛過境的一個地區。于 1960 年，我們在黃、渤海地區進行了粘虫遷飛的觀察。研究人員親自乘客輪在各航線上進行實地觀察和捕蛾工作。在全年 113 航次中就有 71 航次發現了遷飛的粘虫。有幾次出現了大蛾羣，徒手即可大量捕捉。與此同時，研究人員還訪問了沿海居民和委託水產公司的漁輪在出海捕魚中搜捕粘虫。這些工作亦得到了類似的結果。這為粘虫遷飛的假說，提供了有力的新證據。

粘虫在海面遷飛動態的觀察結果中初步可以看出粘虫在海面遷飛的時期、數量、遷飛的昼夜節律以及粘虫遷飛活動與氣象狀況的多方面關係。遷飛粘虫的外形和生理狀況也作了簡述。

本文討論了有關的幾個問題：1. 海面遷飛粘虫與東北地區發蛾之間的關係；2. 粘虫遷飛的途徑與方式；3. 粘虫遷飛時期和迴遷問題；4. 其它遷飛昆蟲的問題；5. 海面粘虫遷飛與漁汛的關係。

一、緒 言

粘虫在我國東北、華北等地區的越冬問題，包括粘虫在當地的越冬蟲態、越冬場所和數量等，一直是懸而未決的問題。解放後，許多植物保護工作同志對此進行了許多調查分析工作。直至 1959 年，東北地區粘虫研究工作同志們在哈爾濱舉行了粘虫越冬問題座談會。北大生物系和前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粘虫組在會上提出了東北地區粘虫不在本地越冬，而是早春從南方遷飛入境的假說（粘虫發生規律研究 I，林昌善等，1963），從而使我國粘虫研究工作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昆蟲中的遷徙現象，早已引起人們的注意。Huber (1826), Riley (1877), Tutt (1902), Federley (1908), Uvarov (1921), Williams (1927, 1930, 1957, 1958) 等對蝗蟲、蛾蝶類、蜻蜓和甲蟲等昆蟲的遷飛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對於有經濟價值的一些昆蟲種類的遷飛進行研究，對於了解物種種羣的變化、發生發展以及遷飛到新地域生態環境的適應性等許多複雜的問題，都有很大的幫助。

選定在渤海、黃海海面進行粘虫遷飛的觀察，當時的主要考慮是：

1. 如果說，早春東北地區粘虫是由我國南方隨風遷飛入境的話，根據氣流流場的分

* 本文系前中國科學院昆蟲研究所（現動物研究所）粘虫組的一篇研究報告。全部工作在北京大學生物系林昌善教授領導下，由北京大學生物系和旅大市農業科學研究所協作進行的。

工作中得到煙台水產公司、旅大市水產公司、旅大市航運局和上海市航運局以及有關漁輪、客輪上工作同志們的幫助。對於來自各方面的幫助和指導，謹此致謝。

參加工作的尚有：陳瑞鷹、郭三乃、劉現恩、白同林和董淑英等同志。

（本文於 1962 年 8 月 30 日收到）。

析，我国的渤海及其邻近的黄海海面上空将是粘虫蛾由南往北迁飞过境的一个地区。渤海东面的小长山島，面积較小，四面环海，距离最近的陆地达一百余里。該島在1953年、1955年夏天发生，其它年份亦均有发生。旅大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对該島曾多次进行了調查，特別是1958年晚秋和1959年早春由辽宁省粘虫工作者共同組成了旅大地区粘虫越冬調查小組，調查了整个小島的农田、山地、岩洞和悬岩石縫，找遍了粘虫蛾可能潛藏的場所，結果沒有找到越冬的粘虫。这就为粘虫在渤海海面迁飞的可能性提出了一个根据。

2. 国外昆虫迁飞的研究結果亦表明，粘虫有长距离迁飞过海的可能性。Williams (1958) 認为粘虫是有可能从外地迁飞过海而入英国。为此，他把粘虫列入于1850—1955年間迁飞到英国境內的29种蛾蝶类的名单中。此外，French (1959) 在“迁飞記錄 (Migration Records)”一文中亦报导了粘虫及其近似种类 (*Leucania vitellina*、*L. albipuncta*、*L. loreyi*) 都有可能是从外地迁飞到英国来的蛾类。

同时，考慮到海面水平如鏡，远較陸地空曠，沒有树木、建筑物的障礙，亦沒有粘虫蛾隱藏憩息之所。海面确是研究粘虫迁飞的良好工作場所。

基于上述的考虑，北京大学生物系等与有关单位共同合作，于1960年在我国的渤海、黄海海面进行了觀察和誘捕迁飞粘虫的工作。事实表明，在海面的觀察和誘捕工作中，曾多次捕得了迁飞的粘虫 (*Leucania separata* Walker)，是我国发生最普遍、最严重的一种。

二、工作的內容和方法

粘虫迁飞过海觀察的工作主要內容是工作人員分別乘黃、渤海客輪出海，隨客輪所至，沿航線在海面上进行觀察和誘捕粘虫蛾工作。我們在海面上工作的航線概況詳見表1和图1。

表1 海面捕蛾工作航線概況一覽表

航線代號	航 線 名 称	簡 称	起程時間	到达時間	航行主要區域, 航行距離, 航行時間
I a.	大連一天津線	連津線	10:00	次日 13:00	航線東西向，橫渡渤海，全程 200 跡 (370 公里)，航行 27 小時左右
I b.	天津一大連線		11:00	次日 15:00	
II a.	天津—龍口—烟台線	津煙線	12:00	次日 19:00	航線東南至西北向，橫渡渤海南部海面，烟台至龍口 80 距 (144 公里)，航行 9 小時左右，龍口至天津 183 距 (330 公里)，航行 20 小時
II b.	烟台—龍口—天津線		20:00	后日 4:00	
III a.	大連—龍口線	連龍線	18:00	次日 7:00	航線南北向，在大連烟台線的西面，沿線島嶼較多，在廟島羣島中間東西向橫渡，全程約 120 距 (216 公里)，航行 13 小時
III b.	龍口—大連線		18:00	次日 7:00	
IV a.	大連—烟台線	連烟線	20:00	次日 5:00—6:00	航線南北向，縱渡渤海，全程 90 距 (165 公里)，航行 9 小時
IV b.	烟台—大連線		20:00	次日 5:00—6:00	
V a.	大連—青島線	連青線	7:00	次日 6:00	航線南北向，繞過山东半島東部，全程 275 距 (495 公里)，航行 32 小時
V b.	青島—大連線		22:00	后日 6:00	
VI	上海—青島線	沪青線	10:00	次日 19:00	航線南北向，縱穿黃海海面，全程 408 距 (734 公里)，航行 33 小時
VII a.	大連—上海線	連滬線	15:00	后日 15:00	航線南北向，縱穿渤海東部與黃海海面，全程 552 距 (993 公里)，航行 48 小時左右
VII b.	上海—大連線		10:00	后日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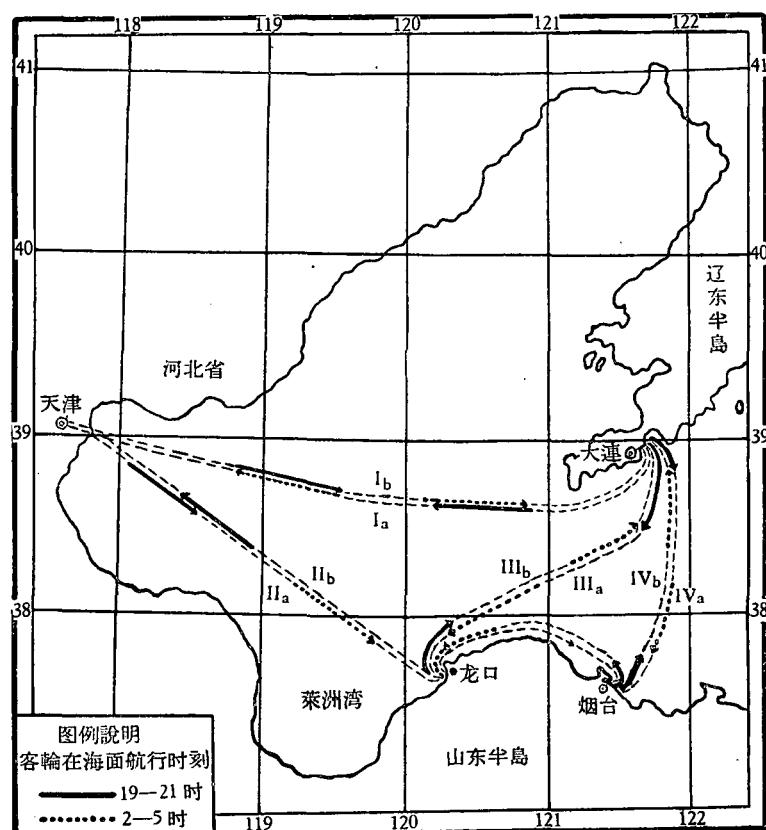


图 1 客輪在渤海航线上航行的位置与时间示意图

观察工作是在 1960 年 5 月开始, 9 月结束。根据粘虫发生情况和工作安排, 划分了四个阶段: 自 5 月 26 日至 6 月 25 日为第一(春季)阶段; 自 7 月 1 日至 22 日为第二(夏季)阶段; 自 7 月 22 日至 8 月 4 日为第三阶段以及自 8 月 4 日至 9 月 14 日为第四(秋季)阶段。

工作范围, 在第一、二阶段中是仅在渤海海面, 约在东经 122° — 117° 和北纬 37° — 40° 之间。第三、四阶段工作范围有所扩大, 在渤海海面工作的同时, 在黄海海面亦作为辅线而开展了工作。此时工作范围约自东经 123° — 117° 和北纬 31° — 40° 之间。

工作的方法是采用一般常用糖醋酒诱蛾盆诱杀粘虫蛾的方法。盆设置在客轮船尾上层甲板的木架或房间顶上, 离海面约 20 米。一般诱蛾盆在每天傍晚 19 时开始设置, 次日 5 时半收盆, 晚上客轮在港中停泊时不揭盖。

工作人员在随客轮出海期间, 每天从 17 时左右, 天黑以前开始, 一直继续观察到天明。

工作人员在每次出海前对客轮上的绳索, 帆布盖, 窗缝等处逐一进行检查。而在海面观察到迁飞粘虫时, 记下时间, 随后抄录当时客轮上的风向、风速、气温、湿度、船位的经纬度以及船离陆地或岛屿的最近距离等资料。

在上述工作的同时, 我们委托大连与烟台两地水产公司所属渔船, 在他们出海捕鱼之

際，注意觀察和誘捕海面上空遷飛的粘蟲蛾。誘蛾盆設置在漁輪的駕駛台頂上，離海面高10米左右。我們與他們保持經常聯繫，收集誘蛾和出海觀察的結果和情況。

此外，我們在渤海沿海地區的新金縣、復縣、旅大和煙台等地向當地老漁民和老船員進行了調查訪問工作。在這些工作中使我們廣泛地收集到了許多有關粘蟲在海面遷飛活動的線索和資料。

三、觀察結果及其分析

(一) 粘蟲確實在海上遷飛

Williams (1958) 曾指出，某些遷飛昆蟲種類中有由輪船或片舟從海岸陸地帶出海面的可能。我們在渤海和黃海海面上工作時，根據規定，工作人員在隨客輪出海之前，都必須檢查客輪甲板上一切可能隱藏粘蟲的場所，以免船上隱藏的粘蟲蛾與遷飛過海的粘蟲蛾混淆不清。現在就連津、連烟兩航線上選擇幾次發現粘蟲在海面遷飛的情況來說明我們在海面上發現的粘蟲蛾不可能是隨客輪攜帶出海，而是海面遷飛過境的粘蟲蛾。

在連津線上，6月3日上午11時客輪在天津開船，船在海河中航行6小時後入海，整個夜間均未發現粘蟲，直到6月4日清晨4—5時，發現船尾甲板上有數頭粘蟲在飛翔，十分活躍，當時捕到粘蟲四頭，此時船離最近的陸地為103公里，距離天津方面陸地為106公里。這一大類發現粘蟲的情況在較近陸地的海面更是相當頻繁的。

連烟線上，6月4日晚22時半，客輪自烟台開出，開船後，在海面上進行了兩個小時的連續觀察，都沒有發現有粘蟲飛行。次晨2時半發現兩頭粘蟲飛到誘蛾盆附近，當即捕獲，此時船正航行於該航線的中途，接着在3時半又發現8頭粘蟲飛近誘蛾盆；4時5分看到2頭粘蟲飛行；4時15分再看到20—30頭成蟲在後甲板上飛行；4時40分看到3頭粘蟲從海面高空飛來掠船而過；5時5分又發現1頭粘蟲在船附近掠過。

由上述情況看來，(1)這幾次海面大量蛾羣多在清晨發現，粘蟲有昼伏夜動的習性，傍晚即開始活動，海面所發現的蛾羣不可能是躲藏在船上經過一夜，到第二天清晨再出來的粘蟲蛾。(2)在上述兩條航線上以及其他航線上多次發現的蛾羣有許多是大量地、突然地從船舷外向船中飛來，這些跡象表明，似乎不可能是隨船出海的粘蟲。(3)連津線等客輪，有的在白天粘蟲不活動時開船出港，粘蟲被攜帶出海的可能性較小。(4)另外，在月夜的海面觀察中，粘蟲大多是在海面上空直扑甲板而來。旅大市革鎮堡等人民公社漁民亦曾反映粘蟲有清晨扑蓬的情況。由此可見，海面所觀察到的粘蟲不可能是由陸地，海港由客輪帶到海面去的，而確是在海面上空遷飛的。

在黃、渤海海面七條航線的上空，都會發現有遷飛的粘蟲。其中以連津線上發現的蛾羣最大。如以航線的航行時間來考慮，連津線的中段（在渤海海區中央附近），正处在傍晚或黎明前發蛾盛期。津烟線上和連龍線上在不同地點亦均發現了遷飛的粘蟲。由於在渤海海面上航行的四條航線中以連烟線觀察次數為最多，所以在該線上發現遷飛粘蟲的次數亦相對的為多，達54次。根據在渤海海面所發現遷飛粘蟲的地點結合數量及次數繪成圖2。

在上述地區發現遷飛粘蟲的情況亦為許多艘漁輪上的捕蛾工作所証實。烟台市水產公司所屬25艘漁輪在東經 120° ，北緯 38° 附近海面捕魚，在6月間10—20天中就有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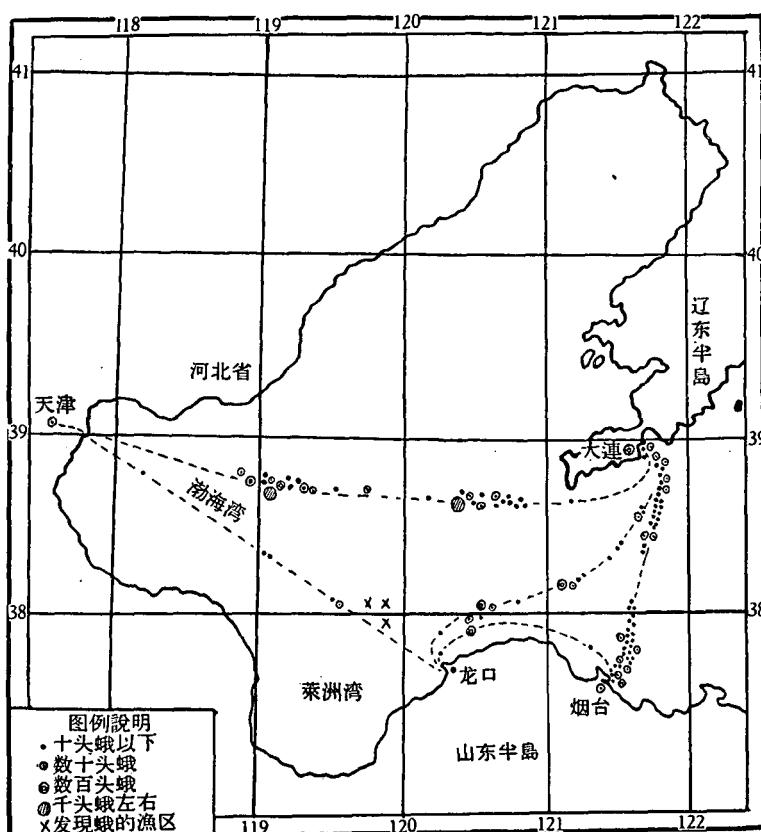


图 2 勃海区各航线上发现粘虫地点、蛾量及次数示意图

艘在出海捕魚之际，捕捉或觀察到了粘虫。旅大市水产公司所属漁輪亦有一艘扑到了迁飞粘虫。不仅如此，在我們多次的漁民与船員調查訪問中亦得到了同样的結果。

在黃海海面的連津線、連青線、沪青線上亦同样都发现了粘虫(表2)。

(二) 粘虫在海面迁飞的动态

(1) 粘虫在海面迁飞的时期

在我們工作的四个阶段中，先后在海面航行了共 113 个航次。在这些航次中，可以看出，第四阶段发现迁飞粘虫的航次为最多，占总航次的 80%。如以航綫而論，七条航綫的情况則不尽相同。連津綫在 24 航次中，发现迁飞粘虫的有 14 次；連烟綫在 54 航次中占 37 次；但在黃海的沪青綫上仅一次的航行中就发现了迁飞的粘虫。現将各航綫在不同阶段中发现迁飞粘虫情况表明如表2。

在四个工作阶段中，我們將渤海海面航行的四条主要航綫根据觀察和誘捕的迁飞粘虫数量按日进行統計，結果是有三个蛾峯：第一个蛾峯是在春季 5—6 月間；第二个蛾峯是在夏季 7 月末；第三个蛾峯是在秋季 8 月末至 9 月上、中旬。从工作时间較长，觀察比較系統的連烟綫来看，該条航綫上粘虫出現情況与整个渤海区的 4 条航綫的情况是大致相似的。詳見圖 3。

图中春季的第一个蛾峯和秋季的第三个蛾峯是很容易解释为：一个是早春南方粘虫

表 2 各航線在不同階段發現遷飛粘虫航次統計表

航線名稱	發 現 遷 飛 粘 虫 航 次 數 / 航 行 总 次 数				
	第一阶段 V—26 至 VI—25	第二阶段 VII—1 至 VII—22	第三阶段 VII—22 至 VIII—4	第四阶段 VIII—4 至 IX—14	合 计
連津線	8/8	0/8		6/8	14/24
津烟線			0/3	4/4	4/7
連龍線			4/6	8/12	12/18
連烟線	13/19	0/5	5/10	19/20	37/54
連青線			1/2		1/2
沪青線				1/1	1/1
連沪線			0/2	2/5	2/7
總 計	21/27	0/13	10/23	40/50	71/113

蛾向北方遷飛時所出現的蛾峯，另一個是秋季北方的粘虫蛾向南方回遷時所出現的蛾峯，而第二個蛾峯也可能是向南方回遷的先鋒。據旅大營城子人民公社老漁民反映，1953年芒種前后，在海面捕魚時，發現大量蛾子扑蓬……秋季秋風涼時，在海面亦經常有許多蛾子飛翔。這些反映，都是大致和我們在海面觀察的結果相同。6月下旬至7月中旬期間，海面上沒有發現遷飛的粘虫，該時期似乎是粘虫由南往北與由北往南遷飛的間歇期。

(2) 在海面發現粘虫的數量

粘虫在海面出現多是在夜晚或清晨，這時光綫比較陰暗。同時，所用望遠鏡視野和距離都比較小。是不可能較精確地計算海面發現的遷飛粘虫數量。但是，可以肯定，在海上遷飛粘虫的蛾羣大小與數量是很不一致的。在船上所觀察到的蛾量，實在只是已經降落到船附近上空的範圍以內的粘虫數量。

在海面觀察到的111次蛾羣中，發現成批的、大量的遷飛粘虫的次數較少，而以少量的、零散的、個別的遷飛粘虫次數較多。

橫渡渤海的連津線上遇到成羣遷飛的粘虫就不止一次。其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是6月5日。上午10時客輪從大連開出，至當晚19—20時，工作人員開始見到許多成虫在船前甲板左右飛動。此時，船尾甲板上觀察一小時亦可見到60多頭次。次日清晨4時，見到船尾甲板上有十多頭粘虫在飛行。隨後，發現在船頭上飛舞的粘虫增多。當時一人在一小時內捕獲214頭。整個蛾羣數量極大。目力所及，遠近之處蛾量可以數千計。此時船上政委、大副、服務員、海運學院實習的同學以及在客輪上的旅客皆被蛾羣擾動，每人徒手捕捉，不到兩小時，可以捕到30頭左右。可以看出，渤海海面上空是有成羣的、大量的遷飛粘虫蛾，同時亦有零散的、個別的粘虫在海面出現。在渤海海面上空所發現的為數眾多的蛾羣多在早春5—6月間，而在秋季海面所出現的蛾量較小。從整個情況看來，數量上有的是個別的、少量的、成羣的或以各種方式相結合的。

(3) 粘虫在海面遷飛的昼夜節律，粘虫遷飛活動與氣象狀況的關係：

粘虫是屬夜蛾科昆蟲，可以看出粘虫在海面的出現亦有明顯的昼夜節律。一般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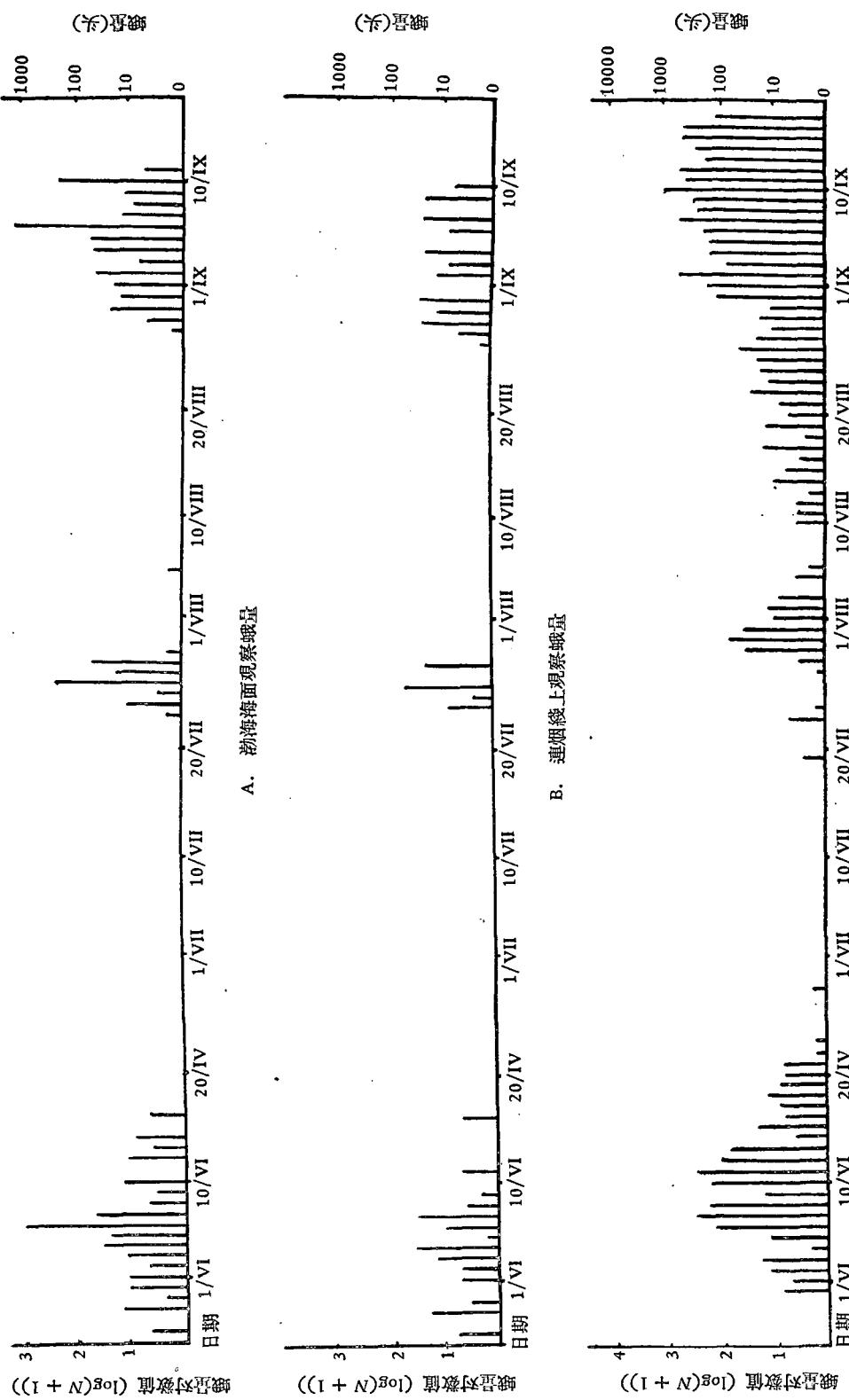


图 3 渤海海面、連烟线上觀察蛾量与旅大地区誘蛾量的比較

夏季是在 19 时开始活动，以 19—22 时之間有一高峯，以后不断地零星出現，从 3 时起數量有所增加，至 4—5 时再出現另一个高峯，后又逐渐減少到基本沒有活動。粘虫活動的時間中这两个蛾峯是十分明显的，表 3。

表 3 渤海海面各航綫上，不同时刻發現遷飛粘虫的次数

航 綫	時間 (时)	出 現 蛾 羣 次 数*															
		1	2	3	4	5	6	7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連津綫		2	2	8	8		1				1	6	1	1			
津烟綫	1	2	1	1							1				1	1	
連龍綫		1	1	6	2	2	1				2	3		1			
連烟綫		1	3	6	9	12	6			2		10	3	2			

* 在一小时内出現的蛾羣次数，表示在該時間內每出現蛾羣一次即為一個“蛾羣次”

海面粘虫的出現是與風速的大小有關。在風速小的時候，海面粘虫遷飛出現次數的頻率較高，而風速大時，頻率則較低。這種趨勢是在有明顯風向記錄的 88 次中分析所得的初步結果。其中風速為 1—4 級時，粘虫出現次數約為總出現次數的 2/3；4—6 級時，則約占 1/3。在 6 級以上風速時，粘虫則經常抱牢實物不放，不再飛翔。這種情況可以归纳如下：

風速（級）	1—2	3—4	小計	4—5	5—6	小計
粘虫出現次數(次)	16	42	58	7	23	30

風速與粘虫飛行方向有着密切的關係。在 1—2 級風速時，粘虫可以自由地飛翔；3—4 級時，粘虫有順着風飛行的，亦有逆風而飛的。4 級以上風速時，則絕大多數是順着風吹行的。現以表 4 說明如下：

表 4 風速與粘虫飛行方向的關係

風 速	風向* 蛾數(頭)	順 風 飛 行	逆 風 飛 行	備 注
1—2		7	9	
3—4		30	12	
小 計		37	21	
4—5		7	0	
5—6		21	2	
小 計		28	2	
總 計		65	23	

* 順、逆風方向是指左右偏差大約不超過 45°

由上表可以看出，粘虫順逆風飛行的方向頗大程度上取決於風速大小。在決定順、逆風飛行的關係中有一個明顯的轉折點。在 4 級風以下，粘虫順風或逆風飛行的都有；在 4 級風以上時，則順着風飛行的占絕大多數，逆風飛行的則極少發現。

在海面觀察時，特別注意到風向問題。在第一階段工作中，可以看出一些海面粘虫大

量出現与东南风相符合的情况。特別清楚的是6月6日清晨連津線上发现大量迁飞粘虫蛾羣的那一次。在第四阶段秋季总的五十多次粘虫出現次数中,除了13次在东风或西风时,出現蛾羣外,东北风时出現10次,北风时2次,西北风时10次,即风向大致由北向南时出現的蛾羣,約占总数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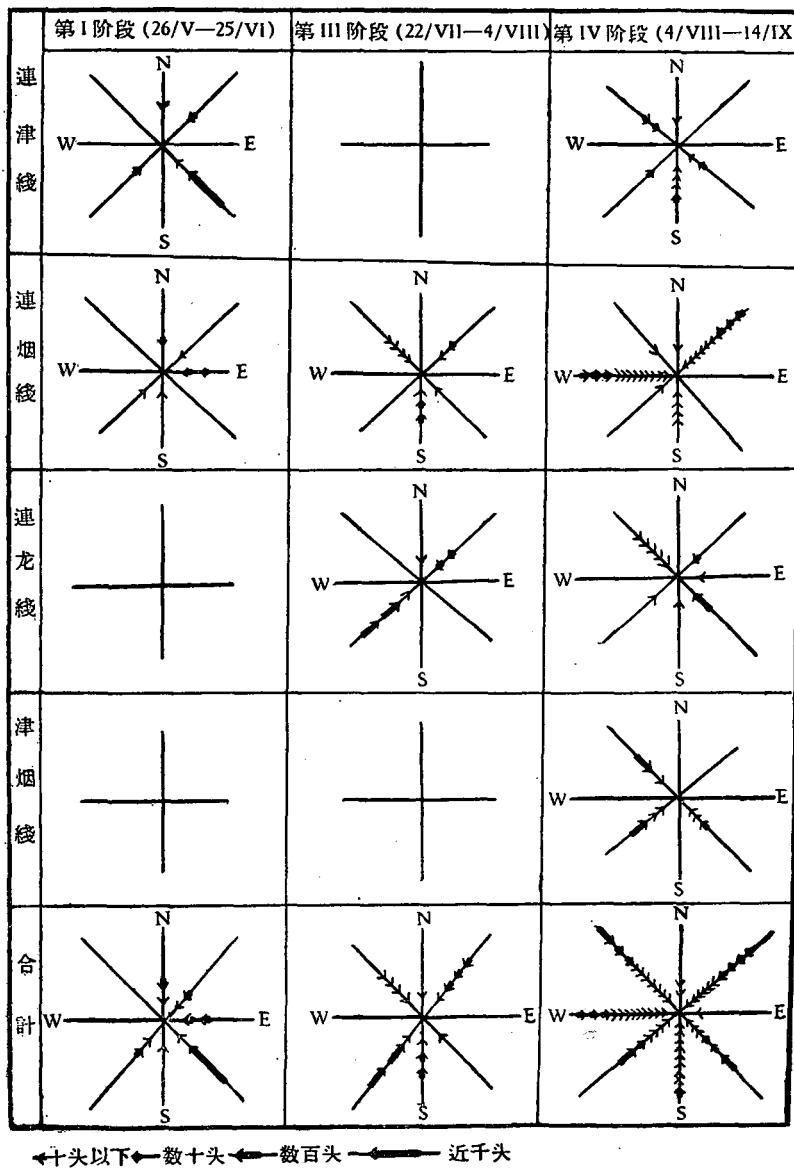


图4 各阶段中海面出現粘虫的次数、数量与近海面风向的关系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早春第一阶段中,北风和东北风时,发现粘虫蛾各2次,在第四阶段,晚秋时,亦有同第一阶段相类似的情况,在东南风、南风、西南风时有多次粘虫出現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高空风向与地面风向不相一致,以及由于近地面的风速較小时,改

变了粘虫迁飞的方向等原因所致。

(4) 迁飞粘虫外貌和生理状况

在海面所捕获到的粘虫的鳞翅大多数极其新鲜，头部与胸部背面鳞毛簇突起亦是相当完整，且绝大多数翅与触角都沒有破損殘缺。成虫色泽有淡黃色、褐色和深褐色等多种，这些情况，与我們在东北地区多年来所觀察到的粘虫是相似的。

我們还发现，海面迁飞粘虫的生理状况亦极不一致。发育阶段亦有不同。从我們在海面所捕获大量的迁飞雌蛾剖腹解剖觀察中，可发现有的个体腹內抱卵未成形，有的个体腹內已有大量成熟的卵，粒粒飽滿可数，同时亦有个别的个体腹內卵已产出，腹內已空无卵粒。至于雌蛾体內的脂肪体含量亦很不同，有的很多，有的极少，相差极大。

四、討 論

首先，提出海面迁飞粘虫与东北地区发蛾量之間的关系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海面粘虫出現的蛾峯是有三个：早春5—6月間，夏季7月末和秋季的8月末至9月初，而旅大地区亦同时出現了三个蛾峯(图3)。彼此之間蛾峯基本上是吻合的。海面發現迁飞粘虫最多的时间是在6月上旬，而此时亦正是东北地区的发蛾盛期。从抱卵情况分析，亦基本上极为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6月5日旅大地区蛾量发生还很少，一天每台測蛾器仅誘得粘虫13头。当6月6日晚間接到由海面連津線上发现大量蛾羣的电报后，到田間觀察，发现数量比5日有显著的急增，一台測蛾器誘得粘虫达170头之多。葱花地亦出現了成羣的粘虫在飛舞。从日期上看来，这些成虫不可能是当地繁殖的，而是外来的。

其次，討論的是海面粘虫迁飞可能途径和方式。从海面觀察和捕蛾的結果表明，黃、渤海海面是粘虫从南方向东北迁飞过境的一个地区。烟台水产公司漁輪上的同志和許多漁民亦証实了这一点。

从当时河北省发蛾情况看來，是可以認為粘虫迁飞过境的地区是相当广闊的。很可能还包括了华北的部分地区，而渤海海面仅是其中一个部分。

我們多次海面觀察到的迁飞粘虫是成批的，这些蛾羣可能是被气流所携带(粘虫發生規律研究 III. 林昌善等，1963)，随气流所至，在一定内外条件作用下降落。而海面上航行的船只，对迁飞的粘虫來說，是一个海上的“移动的岛屿”。在船上降落的粘虫是与气象状况和生物学因素有一定关系(粘虫發生規律研究 IV. 林昌善 1963)。我們推測在海面上发现成千以上的蛾羣时，客輪是正处在迁飞蛾羣的下方，或者船位是較为接近于蛾羣主体。至于在海面觀察到的个别的、零散的粘虫有可能是粘虫迁飞的另一种方式。从時間上看，在秋季出現的海面粘虫似乎是以后者的方式为主。但我們更倾向于認為，它們是整个蛾羣的先遣者、殿后者、或者是从大蛾羣中游离出来的失羣个体。当然，有的时候，也不排斥沿海少量粘虫由大陆出海，在近岸海面飞行的可能性。

第三个討論的問題是，粘虫迁飞时期与回迁問題。前面已經介紹了粘虫迁飞时期中，海面所出現的三个蛾峯(图3)。很容易这样理解，第一个蛾峯是早春粘虫由南方到北方随风迁飞过境时出現的。在第一个与第二个蛾峯之間，6月下旬到7月中旬，海面既沒有觀察到，亦沒有誘捕到一头粘虫。是否可以認為，此时期內南方发生的粘虫基本上不往东

北迁飞，东北地区粘虫亦沒有往南迁飞的活动。所以，在此时期，渤海海面上出現了就迁飞而言的一个空白的相对靜止的状态。

迁飞粘虫在东北地区进行了繁殖，繁殖的后代，随着不断的羽化，粘虫就陆续地、分批地向南方回迁，这样就是图3中出現的夏季7月末和秋季8月末至9月中旬的蛾峯，从这些迹象表明秋季回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四，发现其它迁飞昆虫的问题。

我們在海面觀察迁飞粘虫时，发现海面上亦有一些其它迁飞的昆虫。这些昆虫分属于昆虫綱5个目。現列举主要的几种：鱗翅目的小地老虎（*Agrotis ypsilon*），黃地老虎（*Euxoa segetum*），柿星尺蠖（*Percnia giraffata*），棉鈴虫（*Heliothis armigera*），豆天蛾（*Clanis bilineata*）和蜻蜓目的*Crocothemis servilia*，还有膜翅目的胡蜂（*Vespa* sp.）一种，同翅目蚜虫数种，双翅目蚊蝇类多种。我們相信，在海面上迁飞的昆虫种类一定远不止此数。

其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地老虎类。国外曾有許多研究报导，它有強大的迁飞能力。如 Common (1952) 报导，澳洲的一种地老虎（*Agrotis infusa*）迁飞能力极強，能飞越5000米以上的高山。Kapur (1955) 报导，在印度小地老虎成虫有強大的迁飞能力，曾在海拔一万余米处发现其迁飞。我国北方地老虎越冬問題，至今尚未完全解决。小地老虎第一代严重为害的地区，当地的越冬密度与早春蛾量不相称。小地老虎是否亦不在北方越冬呢？这个問題提供有关方面考慮。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海面粘虫迁飞与漁汛的关系。據我們調查，当地漁民在芒种前后和秋风涼时出海捕魚常常遇到粘虫向船扑蓬。他們捕魚是以鮧魚（*Pneumatophorus japonicus*）和帶魚（*Trichiurus haumela*）为主。当地漁民有称粘虫为“鮧(帶)魚蛾”的。

据张孝威等(1959)报告，帶魚和鮧魚是肉食性魚类。黃海、渤海是其主要漁場。产卵期是在6月份。这正是早春粘虫迁飞时期。这种吻合是不是偶然的巧合，有待于我們进一步的研究。

五、小 結

我們根据1959年在哈尔滨召开的粘虫越冬問題座談会上提出粘虫迁飞的假說，渤海、黃海将是粘虫迁飞的一个地区。1960年我們在渤海、黃海海面开展了觀察粘虫迁飞的工作。得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初步結果：

1. 在黃、渤海海面确实发现了大量迁飞粘虫蛾羣。
2. 海面迁飞粘虫是出現了三个蛾峯期：春季5—6月間，夏季7月末和秋季的8月末至9月上、中旬。这与东北的发蛾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
3. 海面上粘虫的活動明显地表現出有昼夜的节律，清晨4—5时与傍晚19—22时为两个活動的高峯期。
4. 粘虫的迁飞活動与气象状况有密切的联系。风速在4級以上时，发现迁飞蛾羣占总次数的1/3；而风速較小时，发现次数占2/3。
5. 海面上捕获的粘虫鱗片色泽均相当新鮮和完整。具有各种的抱卵阶段。
6. 在发现迁飞粘虫的同时，还发现了迁飞的小地老虎、棉鈴虫等各种昆虫。

参 考 文 献

- 林昌善、孙金如、陈瑞鹿、张宗炳, 1963。粘虫发生規律的研究 I. 东北春季粘虫发生与风的关系。昆虫学报 12(3): 243—61。
- 林昌善、夏曾銑, 1963。粘虫发生規律的研究 III. 粘虫蛾被气流攜帶的可能形式的探討。北京大学學報 9(3):291—308。
- 林昌善, 1963。粘虫发生規律的研究 IV. 与粘虫蛾远距离飞迁的降落过程有关的气象物理因素的分析, 植物保护学报 2(2):111—22。
- 张孝威、刘効舜, 1959。十年来我国四种主要海产經濟鱼类生态的調查研究。海洋与湖沼 2(4):233—40。
- Common, I. F. B., 1952. Migration and gregarious aestivation in the bogong moth, *Agrotis infusa*. *Nature*, 170:981—82.
- Federley, H., 1908. Einige Libellen Wanderungen über die Zoologische Station bei Tvarminne. *Acta Soc. pro Fauna et Flora Fennica*, 31:1—38.
- French, R. A., 1959. Migration records. *Entomologist*, 92(1155): 164—76.
- Huber, J. P., 1826. Notice sur un migration de Papillons (*Vanessa cardui*). *Mem. Soc. Phys. Geneva*, 3: 247—53.
- Kapur, A. P., 1955. On moth of the Greasy cutworm-*Agrotis ypsilon* Rot.—found dead in number on snow over Rohtang pass N. W. Himalaya. *Indian J. Ent.*, 17(3):298.
- Riley, C. V., 1877. The locust Plague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pp. 236.
- Tutt, J. W., 1902. Migration and Dispersal of Insects. London, pp. 132.
- Uvarov, B. P., 1921. A revision of the genus *Locusta* L. with a new theory as to periodicity and migration of locusts. *Bull. Ent. Res.*, 12:135—63.
- Williams, C. B., 1927. A study of insect migration in India and Ceylon. *Trans. Ent. Soc. Lond.*, 75:1—33.
- Williams, C. B., 1930. The migration of butterflies. Edinburgh, pp. 473.
- Williams, C. B., 1957. Insect migration. *Ann. Rev. Ent.*, 11:163—80.
- Williams, C. B., 1958. Insect migration. London. pp. 235.

STUDIES OF THE REGULARITY OF OUTBREAK OF THE ORIENTAL ARMYWORM, *LEUCANIA* *SEPARATA* WALKER

II. OBSERVATIONS ON MIGRATORY ACTIVITY OF THE MOTHS ACROSS THE CHILI GULF AND YELLOW SEA OF CHINA

Hsia, T. S., Tsai, S. M.

Ten, H. S.

(Department of B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Zoology, Academia Sinica)

(Daire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The first paper of the present series of studies suggested that the armyworm moths, which appeared in early spring in northeastern China, were probably not from local area but rather coming from a great distance from the south along with the prevailing trade wind. It follows, therefore, that the Gulf of Chili and the Yellow Sea might be the passing routes of the migrating moths. A team of workers was then organized to observe the event.

The work was started in May, and ended in September 1960. Observers and workers were carried on board of steamships which ran regularly between coastal cities (Dairen, Tientsin, Yientai, Lungkow, Tsingtao, Shanghai) (Fig. 1). There were altogether 113 voyages, and regular formulation of attractant was used as a trap placed on the deck

of various steamships. Observations of migratory activities of moths began from twilight to daybreak. Besides these steamships, fishing boats were also engaged to make the same effor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visits were also paid to local villagers and older fishermen, collecting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The results of our observation may roughl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Among 113 voyages, moth immigrants were observed 71 times varying from a few scattered individuals (more often) to several thousand individuals (less often) passing over or flying to our ship (Fig. 2). The frequencies of the appearance of moths immigrants were presented on Table 2. On June the 5th. the appearance of moths was the most spectacular, not only our workers participated on the capturing, but the chief pilot, sailors, passengers and other students were also attracted to the sight. As many as 214 moths were caught by one person within one hour.

2. The nocturnal activity was quite evident, starting from 17:00, with a peak about 20:00 and continued to daybreak with another peak at 4:00.

3. The number of moths caught during the period vari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the pattern of appearance could be compared with that of Darien (Fig. 3). The peak appeared in the middle of June and almost disappeared in July, two other peaks followed, one in the latter part of July and the other in the latter part of August.

4. The directions of flying were analyzed (Fig. 4), but no consistent conclusion could be drawn. It might be pointed out that more moths appeared when prevailing winds were from the south. When the wind speed was not high they flew against the wind, otherwise they flew along with the wind.

5. Accompanying the armyworm moths, there were also other insects immigrants such as *Agrotis*, *Euxoa*, *Percnia*, *Heliothis*, *Clania* and *Crocothemis*, etc.